



點滴 陳復生

錢穆談讀《論語》

國慶假日完結，遊人遠去，鬧哄哄的沙面，又回復往昔的平靜，倚着窗旁，喝一口清新的綠茶，遙望珠江白鵝潭，海天連着邊際……看一回《世說新語》，想從前種種、今生匆匆，但覺時光恍若古今中外交匯……最好在此刻停留休息，真正品茗人生！

陳致教授在《世說新語》其中一節說：「錢賓四（錢穆）先生談到讀《論語》，他說人生從20歲到60歲，最好讀40遍。他又引程頤的話，程頤就是宋代『二程』中的程伊川先生：如果讀《論語》之前你是這樣的人，你就沒真正讀懂《論語》。簡單說，翻譯成白話就是這意思。不光《論語》是可以改變人的，所以可以改變人，還可以改變社會。」

你知道錢穆先生，他曾在新亞書院待過，之後去了台灣，他在台灣的影響也很大，他住的地方叫素書樓，有很多知名的弟子都是在素書樓聽過他的課，有很多知名的學者，還有很多錢先生的仰慕者和追隨者，也在民間開辦國學、經學機構，研究中國傳統文化。

猶記得，當年在母校浸大的JD

班（即現時入讀大學的預科課程），曾拜讀錢穆先生的「中國通史」，是必修科。當時教授此課的梁燕城博士，聽他娓娓道來對錢穆先生的尊敬，還有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兩位學者，難掩他能傳承這3位偉大學者的機遇與榮幸，梁博士更笑說：「你們這班年輕學生，也可算是他們的孫輩之徒！」

自此，對錢穆先生印象深刻。1963年，港英政府意圖在香港大學之外，再成立一所大學，首先選定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作為基本學院。在錢穆先生支持下，港英政府特從倫敦聘來富爾敦與三所學校進行磋商。關於首任校長人選，錢穆先生堅持認為由中國人擔任及校名最終定為「香港中文大學」，他堅持「香港中文大學」應以發揚中國文學、以中文為授課語言，對香港中大的發展方向貢獻良多。



錢穆先生對香港中文大學的發展方向貢獻良多。作者供圖



文公子手記 文公子

引進重點企業有利無害

特區政府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上星期舉辦了「重點企業夥伴啟動禮」，與首批共20家已經或將於香港落戶的企業夥伴，簽訂共同意向，共同推動香港整個創新科技生態圈的蓬勃發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首輪引進的重點企業，約七至八成來自內地，絕大部分業務國際化，雖然目前並未提供任何優惠，但特區政府會透過專組專班的服務、便利的政策、資金等誘因，讓科技產業的群聚發展加速向前。

首批引進的重點企業中，包括生命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金融科技，以及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策略產業，不少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知名企業，例如華為、阿斯利康、聯想、美團等，亦有規模較小但卻在其所屬範疇擁有前沿核心技術者。預計未來數年，該等企業將在香港共投資超過300億元，創造約1萬個就業機會，當中大部分為科研和管理層職位，將有助於推動香港作為創新和技術中心。

香港集中吸引重點企業進駐，絕對是一條好橋。事實上，香港地理位置優越，不但背靠祖國，更有粵港澳大灣區腹地的優勢，對外資企業有無可抗拒的吸引力。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金融和法制的基礎設施完善並接軌國際，稅制簡單而稅率具競爭力，早已是國際金融中心，既能為企業進行融資，也可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幫內地企業走出去，成為海內外企業進駐的目標，自是理所當然。

引進重點企業的好處，除為香港帶來資金和就業機會外，也有不少有利香港的「副產品效應」。引進一家重點企業，所引進者，一定不會只是一家公司，而是會同時吸引其上下游的商業夥伴進駐；當中或有香港從未引進過的行業類別，可以有助香港行業多元化，減少對金融地產的倚重，有利長遠發展。

海內外的重點科創企業，亦可為香港引進高新技術，以及嶄新的管理思維。當世界正邁向第三代互聯網的年代，無論是商業模式或管理系統，都將有所突破。重點企業在招聘香港人才時，必將同時提供人才培育及發展機會，定可大為提升香港的人才質素，對於香港只會有利無害。



淑梅足跡 車淑梅

細說紅顏知己的點滴

有很多紅顏知己的攝影名師、電影監製、收藏家楊凡導演，最不喜歡人家稱他唯美派導演，「我76歲了，可以站出來跟大家說，我本身就是美，不用去追隨！的確，我身邊有很多知己好友，2020年我大病一場，有兩位特別照顧我，天天帶食物給我，她們是張艾嘉和葉蓓文（沙麗），當年沙麗到香港我介紹她唱歌，林子祥也是我介紹他們認識的……張艾嘉直情是契媽，大家好夾，她說楊凡的電影不可以給予意見，只能夠選擇接受或者不接受，你說她多有學問呢！」

「張曼玉是一位好特別的女子，第一次見面她剛從外國回來在著名百貨公司上班，我當時已經是挺出名的攝影師，我提出拍泳裝，她即時反對並跑掉……之後她參加選美，走紅了，我找她拍《玫瑰的故事》飾演玫瑰，是亦舒的主意，OK，我簽了張曼玉，果然她和周潤發好合拍。回說鍾楚紅她真的天生麗質，現在我正復修《流金歲月》，她沒有一個鏡頭不美的，她的配音技巧高超，就像現場收音一樣。鍾楚紅哭都同樣出色，有一個她和張曼玉2分鐘的鏡頭，淚水一直氳釀着，講到最後那大大滴的眼淚直掉下來，真厲害，她真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員！」

到底鍾楚紅本身也渴望演玫瑰嗎？導演透露了一

個從未公開的小秘密，「當時我簽了張曼玉演玫瑰，我打電話給方小姐說多謝，她說張曼玉收的片酬太便宜了，要加5萬……我當時不開心，並非為金錢，而是不服氣……我想起全世界都認為鍾楚紅是玫瑰，好，我就去找鍾楚紅商量演出玫瑰，她即時說我和張曼玉是好朋友，你們簽了約，大家都知道她是玫瑰，我不可以這樣做……所以我真的找過鍾楚紅。」

很多新人在導演手上都發揮自如，其中一位是梅艷芳（Anita），他是Anita第一張唱片封套的攝影師，「梅艷芳的中性打扮是我塑造出來的，大家都滿意。後來她走紅也有自己的班底，所以沒有和她特別來往。但當她過世之後，她的遺產代理人將她那套一心用作出嫁時佩戴的名貴珠寶公開拍賣，我覺得要為她做一些事情，我要保留住這套珠寶，我買了！如果將來有機會，我會拿出來做些有意義的事情。Anita那種俠義精神無人能及，我見過她幫過很多人。」

心底善良的人總會惺惺相惜，願入場的觀眾都了解和欣賞導演開放改革的精神。今天10月10日是梅艷芳冥壽，下午在旺角新世紀廣場將舉行「梅艷芳多媒體紀念展覽會」開幕典禮，一眾好友包括倫永亮、蔡一傑等將細訴與Anita的相處點滴……「香港女兒」梅艷芳逝世20周年，永遠懷念！



楊凡讚鍾楚紅天生麗質。作者供圖



暹羅之旅 路美

泰國之旅(三)

泰國第二天的晚上，突然有一些奇怪事件在自己房間發生，導致我們兩人沒辦法好好入睡。到了第三天，我的朋友決定自己界錢租住一間較好的酒店，我也可以乘機不用錢住好些了。

到了新酒店之後煥然一新，不久我的好朋友開車來接我們到他在泰國開的Silom按摩店享受按摩，按摩完帶我們去了一間本土五星級平民餐廳食晏，一切費用我都不用界，所以我又慳一筆了！因為今日沒有特別的行程，我的朋友說帶我們去他住的豪宅參觀，他告訴我5年前來到泰國打拚時，因價廉物美買了多間不同的住宅，他最喜歡的便是ONUT區這一間3層式的住宅，如果搭BTS由Central Plaza去到ONUT，只需要20分鐘，但因為我們是駕車去的，差不多1小時30分鐘才到達他的家，事實上，浪費了很多時間。

參觀完他家，我們3人便在街上隨便找了一個市集食晚餐，真的很便宜，價錢350泰銖便可以吃到泰式海鮮拼盤，非常豐富。之後到Central Plaza行街，看看

那裏有什麼轉變；又去 Siam Center（暹羅中心）逛街，已經不同了，全部建築變成了大型購物商場，差不多20年前那裏很像旺角女人街有很多雜貨攤，但是今非昔比全部變成了大型商場，只剩餘後面一小撮的矮層舖頭仔，但是我以前去過的藥房仍然在那裏，當我走進藥房，那位包租婆兼店長，她竟然還記得我曾經幫襯過她，還記得20年前我住在哪一間酒店，真的奇怪。我問她為什麼 Siam 變化那麼大，她告訴我因為疫情好多人家離開了，而他們的後人也不打算再做生意，所以發展商便購入用來改建成為大型商場，最難得的是這位藥房的老闆，她說還有得做便繼續做落去，但藥房老闆還記得我，令我非常溫暖。

話說回來，隨後又慢慢步行去到BIG C購物，這裏絕對是香港人和內地人的購物天堂，更有好多化妝品護膚品，也吸引了我兩位朋友搜索一番，因為全天候在逛街，我累到已經沒力了，最後帶著疲倦的身軀回到酒店！第三日的行程也隨着我的眼簾慢慢降下，期待第4天的來臨。



百家廊 覃太祥

神奇的寨子山

寨子山，這座位於重慶雲陽紅獅鄉的山峰，有着它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原名紅獅山的它，因為在山頂修建了萬全寨，從而得名為寨子山。這座山峰不僅有着秀麗的風景，更有着雄峙長江南岸的壯觀景象。四周環繞着形似圍椅的桂花沖、乾沖、大沖和小沖，彷彿是一座天然的城堡。進入寨子山，必須經過頭道溝、二道溝、三道溝和四道溝，可謂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雲陽土質厚重，水源充沛，是宜人居住的寶地。乾隆年間，楚人覃進公便賣掉楚地祖業，舉家遷往雲陽，先居寨子山鏡坪；後登上紅獅山主峰四下觀察，見小沖、大沖、桂花沖、乾沖4個山沖，其地形均像一把圍椅，後有來龍，前有去脈，中間平坦；便一口氣買下了4沖的330畝土地及周邊所有山林，並選定桂花沖為定居地，一時轟動雲陽。時至今日，雲陽民間還流傳着一句諺語：「好個覃進公，一契買4沖。」

覃進公遷居桂花沖後，隨即將舊房拆除，一氣擴建成9個天井的豪宅。覃進公之妻朱氏賢淑端莊、善理家政，生育8子4女，孫子19人，孫女17人，子媳曾孫200餘人四世同堂。家人就餐，敲榔為號，早飯、午飯，如設席宴賓。進餐時，小孩則安置在兩條一丈七尺長的黑漆黃檜木方旁，每條木方各挖18個碗眼，孩子們排坐就餐。尤其有趣的是庭前塘中的烏龜，一聽榔響，齊集到廚房外排水溝內覓食，正所謂：「家道興隆，萬物聽命。」覃進公孫發跡，入學中舉的8人，其中舉人4個，秀才4個，業儒者更多，可謂詩書繼世，孝友傳家。年節外出做官的，數輛回歸，姻眷外戚，熱鬧非凡。其妻朱氏70壽辰，府、縣合送的「萬名傘」，名人達士簽章署名的近萬人。

覃進公深知樹大招風、業大招匪、居安思危的道理。何況清朝中後期，朝政腐敗，盜賊蜂起。覃進公在安定下來後，就着手在寨子山主峰修建攻防可守的山寨。遇到匪眾來搶掠時，吹角為號，族人和附近村民攜帶家資和武器進寨躲避，從此，紅獅山被當地人改稱為寨子山。

萬全寨，這座位於寨子山頂的建築，內有十多畝的土地，四周用石條砌牆，內修住房百多間。在寨內，建有一個能存幾十方的水井，以及前後兩個大門。前寨門建於數十米高的絕壁上，兩邊用石條砌成寨牆，門前的石階天然而成，可通行，絕對不可健步而行，兩側便是懸崖峭壁，壁上有「珠峰疊翠」、「萬全寨」等摩岩石刻。如果功寨軍士，身處寨下，只要抬頭探望，便會膽戰心驚。此寨門不用一夫當關，只用一個能拋出石頭的童子當關，眾有萬夫，也別想攻破寨門。何況寨門旁邊還書有「履險思危」4個大字，給攻寨之人以深刻的警示。

相傳清嘉慶二年（1797年），邪匪竄入寨子山，侵擾7年，群眾深受匪患之苦。覃進公之孫覃世彥時年方十八，憑藉覃家奮勇堵禦，堅守到第五年（1802年），由於天乾，寨子中水源枯竭，覃世彥下寨去匪徒把守的水源搶泉水，被匪徒亂箭射中，英勇就義。民眾大痛，將新熟玉米和水井中一條3斤多的鯉魚拋下山去，匪首一見，嘆道：此寨有水養魚，有地種糧食，是為萬全之寨，圍困不了此寨，於是撤兵而去。1833年，覃晦庵發動並帶領族人，再次修建完善寨上功能，力求功守萬無一失。歷時5年，方建成飛鳥難入、易守難攻的山寨，於是改覃家寨為萬全寨。覃晦庵為寨主駐屯於此。寨中建有百多間住房，有倉庫、有廚房、有廁所和廟亭等。閉上

前大門，獅孫也難進。後門則建於絕壁之上，隱於樹叢之中，若沒有繩索和軟梯的相助，就是獅子也難進入寨內，這是學鄧艾縋兵，既可以縋兵偷襲敵人，又可以在破寨後，寨民們能夠沿着繩梯撤離山寨。

寨子山還流傳着白蓮教竄入寨子山周邊，其他山寨均被攻佔，就是對萬全寨望而興嘆。儘管他們發動了強大的攻勢，卻始終未能成功攻破萬全寨。民國初年，還有人率兵圍攻寨子山長達3個月，然而依舊無法打破這座山寨的防禦體系。這一切，都彰顯了寨子山的神秘和萬全寨堅不可摧。清末民初，寨子山保護了附近民眾的生命財產。在這段動盪的時期，寨子山成了附近村民們的避難所，接納了許多因為戰亂而流離失所的人們。這座山峰的雄偉和堅固，成了保護這些無辜生命的重要保障。寨子山是少有的旅遊資源富集地，吸引着無數遊客前來探訪。然而，我們在欣賞這座山的美景時，也應該銘記它所承載的歷史和文化，以及那些為了保護這座山峰而付出過努力的人們。寨子山不僅僅是一座山峰，更是一個歷史的見證，一個文化的瑰寶。

立於萬全寨的牆上，可以看到遠近的48座山寨，感覺這聳入雲端的萬全寨，有如眾星拱北斗。雖然煙雨濛濛，也可見千山如湧來，四周山色如玉。使我豪情滿滿，不願帶路老人就在身邊，高聲吼道：美啊！胸納千山湧潮，目收萬頃林海。好一個山寨為頂我為峰啊！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和保護寨子山這樣的歷史文化遺產，讓更多的人能夠了解和認識這些歷史，從而加深我們對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寨子山，這座神秘而堅固的山峰，將永遠成為我們心中一座特殊歷史時期的豐碑，見證着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的發展。



愉頤度曲 梁君度

大江文濤

文濤兄病後復出，舉辦個人書畫展，可喜可賀！年屆83歲的岑文濤出席開幕式時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仍能以詩詞楹聯書畫作品言志，盡情抒發對香港、對祖國的一腔熱情。有這種家國情懷，難能可貴！

岑文濤，筆名大江文濤，一幅狂草「松風萬里，竹節千尋」享譽書壇。

文濤早年師從嶺南書法大師麥華三，乃吾師兄。其書風狂放，氣勢恢宏。他師古不泥古，不為法所約束，篤信「意造本無法」，「無意於佳乃佳」。文濤兄76年北上海京，拜李苦禪大師為師學畫。李苦禪本已不再收學生，但看了他的字後改變了主意，說：「中國人寫草書能達到『斷若折竹』的境界的，你算一個。我就破例收你為徒。」

師兄才高學廣，詩思敏捷，善撰鶴頂格聯。「君心一片向明月，度意千秋吹曉風。」便是多年前在酒席上為吾撰寫的冠名聯。

文思倍見功，濤韻不凡同，妙墨含宏大，詩聯景仰中。師兄為人風趣幽默，談笑間常妙語連珠，令人拍案叫絕。師兄好酒，上世紀九十年代某日見其

與畫家陳永鏞開懷暢飲，幾杯落肚，兩人即興跳芭蕾舞——4隻小天鵝，見者捧腹。

吾等雖為同門，但平時書法少有交流，皆各寫各法。但某年在廣州「樸居」一個書畫展上，師兄曾直言吾法書過於理性，多年後悟之，深覺其有理。師兄亦鼓勵吾以書入畫，直至前4年疫情嚴峻，吾始步師兄後塵，自學水墨，雖未能如其所言：失驚無神賺個盆滿鉢滿，但也收穫頗豐。

去年驚聞師兄中風，及見岑醒文弟手機播放其食雞蹄的微信視頻，覺師兄與常人無異，知己康復，師兄香江書畫展開幕禮上，見其精神爽利，甚慰！

詩云：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願師兄在這萬古一瞬中繼續飲酒揮毫，吟詩作對，做個一百八十歲酒仙詩翁！



文濤兄出席書畫展時合照。作者供圖



從零創夢 王嘉裕

人的一生總是想着改變別人、改變世界，但最難的是改變自己，就好像有位哲學家說的那句話一樣，認識你自己，我們耗盡一生庸庸碌碌，也許都是在不斷認識自己。

生活中，有的人常常會對一件事傾注全部的希望，但成功的機率也不會是百分之百，一旦失敗便從此振作不起來，我們創業的人也許更加清楚，事情如果成功的機率能超過50%，那都是相當理想的了，甚至有些成功率還無法預測，那又怎麼能抱着一舉成功的心態？其實這就是跟自己過不去。

創業多年，依然在不斷追求着，人的一ance 怎樣才能過得更精彩、更充實？物質並不是衡量人生寬度的標準，而當歲月逝去，年歲逐增，慢慢會明白，其實很多事情都是看自己如何去對待，也就是說我們是否能與自己和諧相處。

一個人也許最容易了解的也是自己，自己想要什麼、有什麼的追求目標？想要怎樣實現夢想？這些答案都在我們心中，所以在人生的這一艘船上都是由自己來掌握。

從經驗看來，很多人跟自己過不去，都是因為凡事抱着過高的期待，有些人創業時雄心壯志，夢想着能夠用最短的時間獲得最大的成功，可是這不切實際的夢想破滅之後，最難調節的是心靈，所以人一定不要死板，這個世界不會總是像我們想的那樣發展。保持着合適的期待，不必要求過高是善待自己，真正成熟的人，往往不會對生活有過高的期待，人生不如意是常態，創業中更是充滿了各種失敗，如果我們一味地高期待，等於限制了自己，不妨對一切處之泰然，走出高期待的困局，才能發現人生的美好。

同時也要跟自己和諧相處，學會放下心中的攀比，生活是跟自己賽跑而不是跟別人較量，人生到處充滿攀比，一旦開始和別人比較，除了會讓自己過得焦慮，其他的意義全無，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生活的各種姿態，幸福是過出來而不是比出來的，與自己和諧相處，保持內心知足，歡喜常隨，因為人生是過給自己的。

與自己和諧相處，有時候也要放下無謂的擔憂，這一點在創業道路上顯得非常重要。許多事情，只在想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實行才有答案。在剛創業的時候總是擔心這個擔心那個，這些擔憂會佔據心靈的空間，久而久之便會造成精神緊張和焦慮，所以很多人創業沒多久就以失敗告終，除去機遇問題更大的原因在於心態沒擺好，凡事不用想得那麼多，把當下的事情做好比什麼都重要。